



河上公  
章句

老子經通考

二

壹  
田  
〇  
三  
六

〇七三  
1.66  
2





門仁13  
1.661  
2

老子道經上之末

天歸根第十六

河上公章句

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  
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知常曰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  
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道人損情去欲五內清靜至於虛極也守靜篤也者  
守清靜行篤厚也万物並作者作生也万物並生也  
吾以觀其復者言吾以觀見万物無不皆皈復其本  
人當念重本也芸芸華葉盛也各復皈其根者言万



物無不枯落各復友其根而更生也靜謂根也根安  
 靜柔弱謙卑處下故不復死也靜曰復命者言安靜  
 者是為復還性命使不死復命曰常者復命使不死  
 此乃道之所常行也知常曰明者能知道之所常行  
 則為明也不知常妄作凶者言不知道之所常行妄  
 作巧詐則失神明故凶也知常曰容者能知道之所  
 常行則去情欲無不包容也容乃公者無不包容則  
 公正無私眾邪莫當也公乃王者公正無私則可為  
 天下王治身正則形一神明千方共濟已躬也王乃  
 天者能王則德合神明與天通也天乃道者德與天

通則與道合同也道乃久者與道合同乃能長久也  
 沒身不殆者能公能王通天合德四者純備道德弘  
 遠無殃無咎乃與天地俱沒不危殆也

開元御注疏至作致諸氏從致疏所謂致者令必自  
 來如春秋致師之致作動也如日出而作之作去去  
 作之狀也燕子由曰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  
 篤則動未亡也年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篤  
 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于動而况  
 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已虛極靜篤以  
 觀万物之變然後不為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  
 復也苟吾方且與万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万物  
 皆作于性皆復于性譬如華葉之生于根而取于根  
 濤瀾之生于水而歸于水苟未能自復于性雖止動  
 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唯歸根然後為靜命者性之  
 妙也性可言至于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  
 至于命聖人之學道必始于窮理中于盡性終于復  
 命焦弱侯曰致虛而不知實之即虛虛未極也守靜



而不知動之即靜靜未篤也若此者觀無于無而未嘗于有觀無故耳試觀万物方其并作若動且實而實無纖毫動與實者能如是觀是為觀後後者復其始也夫未能觀後即止動求靜欲靜轉動當物芸芸復歸其根則一切諸念當處寂滅不求靜而自靜乃真靜也靜則後命矣希逸曰後歸根後命之時也此便是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又曰得至後命處乃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而不易之道方謂之明此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意人惟不知此常久不易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之凶也此首章云玄之本元出于天体于我也此章云万物之復皈于本元而道獨常存在雖理一往還屈伸不可不承老子之大豈云同旨哉公以為夫道人損却六情避五欲內清淨至於虛極也守清靜行於篤厚也天地之內万物并作並生也吾以觀見万物無不皆皈後其本人當念重本省察也夫万物芸芸華葉盛茂又皆各復皈于其根而搖落枯槁而來歲亦資始又更生也所皈根是曰靜其根安靜榮弱而謙遜處卑下故不至絕死待發生之來其靜曰復命是為復還性命使不死其後命使不死此乃玄

道之所常行也能知玄道之所常行則為明也不知此道之所常行妄作巧言奇詐則失神明其因不知也能知此道之所常行則除去六情五欲万物皆歸于我無不包容也無不包容則公正無私欲私智故眾般妄邪莫當也公正無私欲私智則可為天下王治身正則天與我其形一神明千方共濼自己躬也王者乃天則德合神明與天道通融德與天通則與玄元合同也玄道合同則沒身不至危殆能公能至通天合道四德純備道德弘遠而無殃災無過咎乃與天地俱同壽與乾坤共為呼嘯不危殆也此章釋氏與老氏隔竹漢不具眼者難分別欵

淳風第十七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猶分其貴言成功遂事百姓皆謂我

自然



太上謂上古無名號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之質朴淳也其次親之譽之者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也其次畏之者設刑法以治之也其次侮之者禁多令煩不可皈誠故欺侮之也信不足焉者君信不足於下也有不信焉者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猶分其貴言者說太上之君譽事猶猶貴重於言恐離道失自然也成功遂事者謂天下太平也百姓皆謂我自然者百姓不知君上之德厚反以為自當然也

吳幼清曰太上猶言最上最上謂大道之世相忘于無為民不知有其上上曰君吉甫曰謂之太上則親之

譽之者其次畏之侮之又其次可知已希逸曰太上言上古之世蘇子由曰太上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陸希聲曰太古有德之君無為無迹故下民知有其上而已謂帝力何有于我哉德既下義仁義為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仁義不足以治其心則以刑法為政故下畏之刑法不足以制其意則以權譎為事故眾庶侮之於乎心之有爭謂之誠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不孚言則不復而猶貴重矣言謂之誠信可乎道德既隱仁義乃彰仁義不行刑法斯作而猶尊尚末術謂之道德可乎聖人則不然執古御今斷雕為樸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有法無法因時為業使百姓咸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心皆不生于世也公以為上古無名號之君只下民知上有君而不臣事之質朴淳也其次有名號之君其德可見其恩惠可稱故下民親愛之而譽之也其次有智謀君設刑法以治之以不皈仁義也其次制禁法令煩勞不可皈誠實故下民欺侮之也君之信不足於下民則下民亦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彼太上之君者譽事方殷猶猶而貴重於言語唯恐



離道失自然也天下太平功成事遂之世百姓比肩謂我自然不知君上之德厚仁恩而反以為自然當然也是上君世淳風之所致也

俗薄第十八

大道廢焉有仁義智慧出焉有大偽六親不和焉有孝慈國家昏亂焉有忠臣

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戶有忠臣仁義不見也大道廢惡逆生乃有仁義可傳道也智慧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則應之以為大偽奸詐也六親不和焉有孝慈者六紀廢絕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以養也國家昏亂焉有忠臣者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僻

爭權乃有忠臣臣攻其君此言天下太平不知仁人盡無欲不知廉各自絮已不知真大道之世仁義沒孝慈滅猶日中盛明眾星失光者也

六親者謂父子兄弟夫婦也孝慈孝子慈孫也王輔嗣曰王介甫云道隱于無形名生于不足道隱于無形則無小大之分名生于不足則有仁義智慧等之別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大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惠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察此太偽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于己之君謂之忠忠于他人謂之叛蘇子由曰大道之隆也仁義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万物也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偽為之矣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有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此子有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啣以沫相濡以漚不知相忘于江湖矣堯舜之時非太上大道之時故有



堯舜之名號也在太古大道時何知堯舜之名號哉  
希逸曰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道漸漓  
矣似不委謂仁義者大道之一端也何仁義之名立  
道漸漓邪况舉仁之一端則大道渾然乎其中心  
之行與不行在不間不在於大道不行處亦非大道  
之漓如日月清明照不照在雲下塵間而已何減日  
月明哉學者可思焉公以為大道之時家家皆孝子  
戶戶皆忠信仁義之莫可見之大道廢惡逆之者出  
多不惡逆者是則仁義之質素各之曰仁義雲間漏  
月光處是仁義雲散處是大道也智惠之君出賤道  
德而責言辭質朴為賤文侈為貴也故下民亦應之  
以為大偽奸詐也六親六紀之道廢絕親戚不和時  
間乃有孝慈相狀養也國家昏亂政令不行上下互  
相怨故僻邪後之者競爭權威此時有忠貞之人匡  
救其君是國家昏亂之時有忠臣也天下太平之時  
不知仁也人盡無欲不知廉各自安己不知其大道  
之世仁義沒孝慈滅假令猶日中盛明之時象  
星失元者也是俗薄故有仁義政令之名而已

還淳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  
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  
私寡欲

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畫象蒼頡造書不如二皇  
結繩無文也棄智惠反無為也民利百倍者農事修  
公無私也絕仁棄義者絕仁之見恩惠也棄義之尚  
華言也民復孝慈者德化淳也絕巧者絕巧言詐偽  
亂真也棄利者塞貪路閉權門也盜賊無有者上化  
公止無邪私也此三者謂上三事所絕棄也以爲文  
不足者以為文不足者文不足以教民也故令有所



屬者當如下句也見素抱朴者見素者當見素守真  
不尚文飾也抱朴者當抱其質朴以示下法則也少  
欲者正無私也寡欲者當知足也

蘇子由曰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  
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  
見其末以為為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于其末流而民  
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未有仁而遺  
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為孝慈  
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于世於是子有  
遠父而父有虛子此則仁義之迹為之也故絕仁棄  
義則民後孝慈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  
非以為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巧棄利盜賊無  
有世之貴此三者以為為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  
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功利蓋將  
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盡以不安焉不及其本乎見  
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  
用之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

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  
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智治天下左  
子絕而棄之或以為不同易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  
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為道之所眩以不失  
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達也老子則不然志  
于明道而急于開入心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為  
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棄禮樂以明道  
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  
昧者執似以陷于偽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  
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  
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入二聖人者  
皆不得已也全于此必略于彼矣如蘇子由所說似  
審詳而不得老子之實理其謂孔子以仁義禮智治  
天下老子絕棄之以仁義禮智孔子未治天下魯國  
治之三月後絕不行老子絕不棄之然天下見難  
治去之豈本心邪孔子任大夫老子為守藏室史况  
孔子問禮於老子再三老子豈不知禮乎不欲仕乎  
見機避之者非聖智乎又謂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  
天下者有之者猶失焉如老子之道乘天地之運化



而行之不到其域而為老子之道者隔雲壤而已如漢文帝學之不至如陶朱公學之行或亂之或得之不知學行之未練而還屬夫老子可嘆哉公以為絕聖教制止作文及彼初而守玄元是還淳道也五帝始畫圖象蒼頡始造書字雖聖智唯不如三皇之時無文字而結繩之政唯棄智惠友無為而農事修公道無私欲也絕仁之見恩惠也棄義之尚華言也淳朴處豈有仁義乎淳朴即仁義也民入德化之淳朴各復孝慈絕巧言詐偽亂真而塞貪路閉權門不入則國盜賊無有之是上化公正無邪曲私智上三事可絕棄處也人以為我不足以文道教化下民故令下民屬質素淳朴當見其質素守真者不尚文飾當抱淳朴以示下法則也正而無私曲廉而寡欲則當知足也

### 異俗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

〇乘乘書

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央儻儻兮其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絕學不真不合道文也除浮華則無憂患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者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賤質而貴文也善之與惡相去何若若善者稱譽惡者諫諍也能相去何如疾時惡忠直用佞邪也人之所畏人謂道人也人之所畏者畏不絕學之君也不可不畏



者近冷色殺煞仁賢也荒兮其未夾哉者言世俗荒亂  
欲進學交未夾止也熙熙者多情欲也如享太牢者  
如飢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也如春登臺者春陰陽交  
通万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淫也我獨怕兮其未  
兆者我獨怕然安靜未有情欲之形兆也如嬰兒之  
未歿者如小兒未能答偶人之時也儻儻兮其若無  
所歸者我獨儻儻如窮鄙無所皈就也衆人皆有餘  
者衆人餘財以爲奢餘智以爲詐也我獨若遺者我  
獨如遺棄似以於不足也我愚人之心哉者不與俗人  
相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沌沌兮者無所分別

也俗人昭昭者明且達也我獨若昏者如闇昧也俗  
人察察者察察急且疾也我獨悶悶者悶悶無所割  
截也忽兮若海者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  
窮極也漂兮若無所止者我獨漂漂若飛揚無所止  
也志意在神域也衆人皆有以者以有爲也我獨頑  
者我獨無爲也似鄙者以鄙若不逮也我獨異於人  
者我獨與人異也而貴食母者食用也母道也我獨  
貴用道也

儻儻新本作乘乘怕作洎海作晦漂作寂古本作欲  
異於人開元御注本作求食于母也唯上聲阿烏何  
反皆應聲唯恭而阿慢也蕪子由曰爲學且益爲道  
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所未聞積之不



已而無以表之之則以圓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主不學而不少學而不亂廟然無憂而安用絕學邪學者溺于所聞而無以之則唯之為恭阿之為慢不可同日言矣按老子謂絕學者非燕子所言絕學學者是世埃浮華之學也學子巫學是學學醫學是學也學是諸術之通稱也不可必為聖學也呂吉甫曰上絕棄乎聖智仁義之善下絕棄乎巧利之惡不以累其心則絕學矣絕學則無為無為則神補也者鼓万物而不與聖人同患者也故絕學無憂云老子豈棄絕乎聖智仁義之善邪又豈不棄絕乎巧利之惡邪何以累其心邪不思甚也本息齋曰學不至于無所學非絕學也道以無得為得學以無學為學使道而可得皆仁義也使學而可學皆名數也云雖似亦失焉焦弱侯曰人之為學憂不得善也吾能絕學則矣憂之有然非強學也知性本無善也彼為善者雖異于惡而離性則云按人之為學憂不得善也吾能學得善則何憂之有云不迫焉其謂知性本無善也彼為善者雖異于惡而離性則云者失焉不若邪前章曰公乃王王乃天

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是公王天道身一致也豈性本無善而離性之謂乎純甫曰天非凡無以性物人非學無以致道故曰學者心之白日也聖人乃曰絕學無憂豈誠恭恭然無所用其心哉蓋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母何德者万物之母而道又德之母則聖人所謂母兼道德而言之也食者味之以自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則無為而無不為而其樂不可量矣又奚暇為彼俗學以自取憂也哉聖人所謂異于人者以此矣如云此說者得老子之體者欵如諸氏之說者以老子不為聖人以為異端異體之異說故以非理解經以不然當之道德之墜晦職此由可嘆哉公以為夫人絕不真不道之學則除世俗之浮華而無憂患也唯之恭與阿之慢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人賤質朴而貴文麗故喜乎唯恭不喜乎阿慢唯阿同一聲何榮辱之存乎為喜而得稱譽又為諫諍得惡聲此善惡能相去何如疾時人惡忠節廉直舉用辨佞邪僻善惡雖同出一人其善惡相去何若乎是道人所畏也所畏者學不真不道浮華之義者也謂不真不道之人者近巧言令色者而以為吾不人也賢人也自敘此等入不可不畏為



彼不真浮華之學者荒亂欲進學文華浮而未定而止也世衆人熙熙多情欲如飢人思太牢之具而其意無足時其勇意春時節陰陽交通而万物悉皆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淫然也我獨怕然安靜未有情欲之形非也假令如小兒未孩不能答木偶人之時我獨偏偏乎如窮鄙無所取就落存也世衆人皆財產有餘而以爲奢泰世謀智有餘以爲偽詐也我獨如遺棄人也其智謀以於不足也我不與俗人相隨守一而不移意默止如愚闇之人心也沌沌兮無所分別也世俗人昭昭明明而且達也我獨如闇昧也俗人察察而急速而且疾利也我獨悶悶積鬱無所割截斷也我獨漂漂然若飛揚無所止也志意在神域也衆人皆以有爲也我獨如頑愚無爲也似鄙若不逮也我獨與衆人異也唯而我獨貴用玄道也所以異于世俗也

### 虛心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

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大也太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道之於万物獨恍忽往來於其所也道唯惚恍無形無形之中獨爲万物設法象也道獨恍忽其中有一經營主化因氣立質也道唯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也其精甚真言道精氣神妙甚真非有僨也其中有真道匿功名其信在中也自古及今其

王輔嗣曰信  
驗也閱目門  
出者一一而  
數之言道如  
門萬物皆自  
此往也漢書  
此如傳舍所  
閱多矣陸機  
賦川閣水而  
成川世閱人  
而爲世其用  
字之義註同  
一訓經歷亦  
同此義南華  
也又始也



名不去者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sub>レ</sub>去也以闕察  
甫者闕察也甫始也言道稟與<sub>レ</sub>万物始生從道受氣  
也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者言我何以知從道受氣  
也以此者此今也以今<sub>レ</sub>万物皆得道精氣而生人動  
作起居非道不然也

卸錡云恍惚便是物非恍惚之中更別有物經曰無  
飛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是也窈冥便是精非窈  
冥之中更別有精張平叔云窈冥莫測是真精是也  
王輔嗣云信驗也闕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言道如  
門万物皆自此往也陸機賦川闕水而成川世闕入  
而爲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訓經歷亦同此義甫美  
也又始也王純甫曰孔德之容即前章泊兮未兆以  
下是也唯道是從言此盛德容貌皆從道出此聖人  
所以貴食母也下乃反覆形容道體之妙恍惚窈冥  
皆幽深微妙不可爲象之意物即象也真即精也信

即直也變文叶韻與詩體相似遂句而爲之說則鑿  
矣蘇子由曰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  
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于  
物者也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  
著而成物未有不出于恍惚者也方有無之未定恍  
惚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渺雖未  
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物至于成形則真偽雜矣方其  
有精不吾欺也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  
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闕衆有之變矣甫美也雖万物  
之美不免于變也聖人所以知万物之所以然者以  
能体道而不去故耳呂吉甫曰窈冥者神之又神者  
也神而能精也焉故曰窈冥分其中<sub>レ</sub>有精精者得  
道之一而不雜者也天下之物真而不偽信而不惑  
常而不變未有加于此而天下之始吾于是乎闕之  
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闕  
衆甫故爲道者不斂不昧存其恍惚無視無聽致其  
窈冥有象此有物有物此有精有精此有信爲道  
至于有信則與吾心符而主物得矣欲知天地万物  
之所以爲天地万物者莫不始于此而已故曰吾何



以知衆甫之然哉以配矣公以為走大德之人無所  
 不包容其象如海能雖受衆般垢濁處謙卑下又  
 自靜清也其德人受垢濁處謙卑雖和而不流乎世然  
 而所行獨從於道也道之於万物獨悅忽往來於其  
 所有而忽兮恍兮其中有象無形之中獨為万物設  
 法象也道唯恍忽其中有一經營乎衆物主化功因  
 其氣立其質道唯窈冥幽深而無形其中還有精實  
 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也其道之精氣神妙甚真而亦  
 非有外飾也其中有信匿功名其信在其中也道為  
 道自上古及今存在而不相去也故年年万物資始  
 生從道受氣也我何以知所以從道受氣耶今以五  
 物皆得道精氣而各各發生又知人之動作起居皆  
 非道不然也是強不知識之以虛心故也

益謙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  
 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

楊用脩曰將  
 飛者伏翼將  
 奮者足踴將

遜者瓜縮將  
 文者且朴

夫惟鴻門之  
 不爭故垓下  
 莫能與之爭

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古之所  
 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已從衆不自專則全也枉屈已而申人久久自得  
 直也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反之也自受弊薄後  
 已先入天下敬之久久自新也自得少則得多也天  
 道祐謙神明託虛也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  
 所聞也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万事故能為  
 天下法式也聖人不以其目視千里之外也乃因天  
 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也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  
 故彰顯於世也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



故有功於天下也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  
不危也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者言天下賢與  
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  
言哉者傳古言曲從則全身正言非虛言也誠全而  
歸之者誠實也能行曲從者實全其肌體歸之於父  
毋無有傷害之也

李息齋曰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  
故枉則直窪則必盈敝則必新少則易得多則易惑  
此盈虛之至理也古之聖人所以能為万物宗者以  
其抱一也抱一者常與道俱故不自見而因人之見  
不自是而因物之是不自有其功而因人之功不自  
自矜其長而因人之長唯其立干物之獨而不與物  
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循理而動求其不全不  
可得而未嘗不全而又能致曲以養之其全之也至

矣是謂誠全取之也宏甫曰夫人無不欲全也而失  
其所以全之道往往以全而卒不能全者此天下通  
弊也不知五臟六腑四肢百骸至曲也而人賴以全  
若不曲則不能全矣一者人之真性也道書言一亦  
有數種有道之一無一之一也有神之一真一之一  
也筆乘曰一少之極也林子曰少莫少於一也又曰  
學以不爭為天人而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則亦不免  
於爭惟其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則亦何爭  
有之釋氏無諍三昧乎孔子曰君子無所爭由是觀  
之不爭之教三氏所同也故道德屢言之德清曰此  
兼前章言聖人所以道全德備衆美皆具者蓋由虛  
心體道與物無競故衆德交取也公以為人夫曲已  
從衆人而不自己專之則全也枉屈乎自身而卑乎  
衆諸則久久自然得其直也假令如地窪下處水自  
流入之入亦謙遜下則衆德自取之也自己受弊薄  
而後乎自己而先乎衆人則天下敬之久久自新也  
自己得少分則又得多分也夫天道者祐乎謙遜神  
明託乎虛空也夫人貨財多者惑於守身又學多者  
惑於所聞也是以聖人守一而乃知万事故能為天  
下之法式也聖人以其具視千里之外因天下万



民之目以視所以其然故能明了達識也聖人不自  
已以為是而非眾人則能彰顯於世道也聖人雖德  
化流行不自取其美善故使其功於充天下也聖人  
不矜自貴大故能長久而不危殆天下賢人與不肖  
者無能與不爭者爭也古之古傳所謂曲則全者豈  
虛言哉曲從則全身者是正言而非虛言也能行曲  
從者實全乎其肌膚身體而飯之於父母之全生  
無有傷害之莫耻遺體是行謙卑而益于身體也

### 虛無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也  
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  
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  
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  
有不信

希言謂愛言也愛言者自然之道也飄風疾風也驟  
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孰誰也誰為此  
飄風暴雨者乎天地之所為也天地尚不能久者不  
終於朝暮也天地至神合為飄風暴雨尚不能使終朝  
至暮何況於人欲為暴卒乎從為也人為事當如道  
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也道者謂好道人也同於道  
者所為與道同也德者謂好德人也同於德者所為  
與德同也失者謂任已失入也同於失者所為與失  
同也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也與德同者德亦樂得  
之也與失同者失亦樂得之也君信不足於下下則



應君以不信也。有不信者，此言物類相感，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

自且及，晡為終朝，自早及暮，為終日。風雨震蕩，飄忽必不能久。經曰：亢則害，承乃制。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古本作「從事於德者，德者同於德，從事於失者，失者同於失」。焦氏曰：道以自然為至，而世希言之者，喜于作，也有作，必有輟。惡能久乎？即飄風驟雨之不能久焉，亦可見也。從事于道者，不然，從事于道則自然，則本無可得，亦復何失？無得無失，而隨世之得失，故為德為失，皆信其所至，而無容心焉。無不同矣。希逸曰：天地之間，只自然兩字，可以盡天地之理。行其旨，蘓子由曰：言出于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言出于自然者，如曉言安語，欬乃至如鳥聲蟲聲，欬或因熱氣，或因時候，自然出于聲音。老子謂希言自然者，不如如此，謂一言當于理也，非以言發可發也。然則中于道也，何如煩強而言之乎？呂吉甫曰：希言者

以道言也。故曰：自然得其真，言也。自然者，天道也。天地運行之化育，非是自然邪？何者？勉強而作之，邪？自然也。道之出口，澹然有真味，如淡乎無味，如蛙聲乎？不足見，不足聞，用之不可有吝也。林子曰：自然之道，豈可得而言哉？老子言不迫切，故不曰勿言而言希言。昔老子之在春秋也，每以道之自然為教，而人遂以道之自然而為口頭套。子之資，亦故戒之曰：希言自然，豈不以飄風驟雨，天地且失其自然之道也，而况於人乎？公以為道之体自然也，所希言之愛言也。莫天地之間，非自然也。疾風暴雨，不能長久，此誰為此？飄風驟雨乎？此天地也。其天地為之，尚不能久，何况於人，欲為暴卒而長久乎？故人之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急遽也好。道之人，所為與道同也好。德之人，所為與德同也。任已失人之人，所為與失同也。好道之人，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也。好德之人，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也。任已失人之人，與失同者，失亦樂得之也。君信不足於下，民臣亦應君以不信也。信者從信，不信者從不信。天地之間，物類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皆自然而然，無為而為之也。天地虛無之間，其自然亦自然也。



苦思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踳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日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也。則不可久立，身行道也。自以為貴而踳於人，眾共蔽之，使不得行也。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其所行以為應道，殊不自知其形醜，操行之鄙也。自以為是而非人，眾人共蔽之，使不得彰明也。所為輒自伐，取其功美則失功於人也。好自矜大者，不可以久長也。贅，食也。使此自矜

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日賦歛餘祿，食為貪行也。物或惡之者，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有不畏惡之也。故有道之人不處其國也。

跂與企同，薛云舉踵曰跂，張足曰踳。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潤則反害其行。贅，疣贅也。呂吉甫云：跂之為立，非立之常也。踳之為行，非行之常也。則不可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行也。道固無我，我則不爭，不爭則夫自見自是，自矜者亦非其常也。故其為道也，為餘食贅行而已。丈夫俗人皆嗜之矣。而吾復取焉，是餘食也。性本無是而特修之，是贅行也。餘食贅行，物或惡之，則有道宜其不處也。夫道處眾人之所惡，而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何也？蓋甲虛乘弱，者眾人之所惡而去之者也。故有道者處之，自是矜供者，眾人之所惡而爭之者，也是以不處。或處或不處，其為不爭一也。無垢子曰：此章識人自高自能也。愛高慕能有道之人，不居自高之人，如舉踵而立，尖脚而望，祇可暫時，不可久長。自能之人，如挾物而進。



不可久行自見已能是蔽其光而不得顯彰自取其功也伐功於人則無功也好自高大者不能長久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人在治國治家之道如殘食供入癆瘵之疾皆不愛也公以為丈人貪權威慕名譽進而取功榮也則不可久立其身行道也假令如跛者不久立踰者不得行自以為貴而踰於人則眾人亦蔽之使不得其行也人自見我其形体容貌以為好且見我其所行以為應乎正道殊不知我其體段之醜與我其操行之野鄙也人以為我是而以人為非則眾人亦共蔽之使其人不得彰明乎是顯行也自伐所為自取其功美則失其功於眾人好自矜大者以其矜大不可以久長也此等人於道者日且殘餘于食年年賦歛千餘祿食為貪著行也此人在征則動情欲傷害于無料故眾人無有不畏惡之也故有道之人不入處其國界也上無道則下苦國界者欬

象元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

始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故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謂道無形混沌而成万物乃在天地之前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四變不改者化有常也周行而不殆者道通行天地無所不入在陽不隸託陰不腐無不貫穿不危殆也可以為天下母者道育養万物精氣如母之養子也我不知道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万物皆從道之所生故字之曰道也不



知其名之強曰大也大者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也其為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所也逝曰遠者言遠者窮於無窮布氣天地無所不通也遠曰反者言其遠不超絕乃復反在人身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者亦大者言道大者無不容也天大者無不蓋也地大者無不載王亦大者無不制也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也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種之得五穀掘之得其泉祭而不怨有功而不宜者也天湛泊不動超而不求報生長万物無所收取也天當法道以清靜不言陰

行精氣万物自成也道性自然無所法也

混沌通先悉薦反強上聲寂止也寥遠也羅什曰如理常在故曰有物万道不能分故曰混成鍾會曰廓然無耦曰獨立古今常一日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皆通曰不殆李約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謂域中四大蓋王者法地法天法道之三自然而理天下也天下得之而安故謂之德凡言人屬者耳其義云法地地如地之無私載法天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道如道之無私生成而已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也後之學者謬妄相傳皆云人法地地法天法道道法自然則域中有五大非四大矣豈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哉天地無心而亦可轉相法乎又况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是道為天地之父自然之子支離決裂義理疎遠矣蘓子由曰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成休其于人為性故曰有物混成矣夫道有清有濁有高有下有去有來有善有惡混然成休如蘓氏說者皆無而非有則何以為混成乎是斷空實無也混者混融同一義也清濁高下去來善惡皆混于一也故



曰混成也。公以為夫道混沌而雖成，乃在天地之前。至于今，無古今之異，寂兮寥兮，空濶而無聲音，無形象，獨立而無四邊，雙之者亦不古不改者，造化之常道也。此道周旋流行，也亦塞天地，無所不入，無所不通，在陽中不焦，託陰中不腐，朽乾坤界，裏無不貫，穿不至危殆也。其精氣音養于万物，猶如母之養子也。我不知道之因何可形容，又何以名之乎？見万物皆從道之所生，故字之曰道乎？強亦為之，名曰大乎？亦不知其名之強曰大也。其曰大者高，則無上，羅則無外，無方像，森羅不包，容故曰大也。其為大者，非若天常在上，又非若地常在下，轉變無窮，而乃後逝去，無常處所也。故又曰逝其為逝，遠而窮於無窮，而其氣天地無所不通也。故又曰遠曰反，其遠不超絕而乃復反在人身，故道大矣。天大地大，王亦大，道大者無不容也。天大者無不蓋地，大者無不載王，亦大者無不制，度禁止也。八極之域中有道，大玉居其一也。人者當法地，安靜溫和寬柔也。種之則得五穀，掘之則得甘泉，榮而不怨有功，而不宜者也。天湛然泊然，而不動，雖施之而不求報，雖生長乎万物，無所取也。天當法道以清靜不言，四時行，陰行，精氣万物自

成育也。其為道性自然，而無所法也。是玄元之象也。

### 重德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也。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夭。虧也。輜靜也。君子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榮觀謂宮闕，燕處后妃所居也。超然遠避而不處也。奈何者，疾時主傷痛之

李溫陵曰有輜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為輕何也以重為之根也常燕處則雖榮觀而不為躁何也以靜為之君也故輕則失重根靜則失榮居



也。五乘之主謂王者也。王者至尊，而以其身行輕躁乎疾時，王奢恣輕淫也。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也。王者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

韓非云：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管子曰：動則失位，靜則自得，離去聲。輪帶持，及古者凡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其車皆有輪，車在後，輪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輪重。祭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處上聲。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而無繫著也。奈如也。燕子由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行欲輕而不離輪重，祭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于利，故曰：輕則失臣。

躁則失君矣。希說云：雖有祭觀而居之以安，超然在於輕重靜躁之外。云：夫道不離輕重靜躁，奈何在於輕重靜躁之外邪？以和其光，同其塵，故也。又謂猶吾書所謂安行廣居也。云：安行廣居者，不離靜躁輕重又何外乎之邪？公以為人君不儼重，則不至尊，又治身不鎮重，則失神氣，假令如艸木之花葉，輕薄故漂風零落，其本根者重，故長存也。重者本根之君子輕者枝葉之民俗也。又人君不靜定，則失其威光，又治身不安，靜則至危殆，以物鑑之，龍潛伏，靜故能飛揚變化，虎駢馳乎千里，躁動故天傷而虧，天命人君靜是為止，躁之君也是以人君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人君雖有金闕朱觀，超然遠避，而燕處也，奈何。五乘之主君而疾乎時，民主傷痛之也。何？王者至尊之身而行輕躁乎王者恣奢，輕易淫樂哉？王者輕淫則必失其臣士，治身者輕淫則失其精神也。王者躁疾則失其天下，君位治身者躁疾則失其室家精神，也是重者德之本也。

### 巧用第二十七



善行者無轍跡善言者無瑕譴善計者不用籌策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跡也善言者謂擇言而出之則無瑕疵譴過於天下也善以道計事者守一不移所計不多不用籌策而可知也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閉戶有關鍵可得開也善以道結事者乃結其心不如繩索可得解也聖

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也無棄人者使貴賤各得其所也聖人所以常教民順四時者以救万物之殘傷也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也聖人善救人物是謂襲明大道也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為人師也資用也人行不善者聖人猶教導使為善得以為給用也不貴其師者獨無輔也不愛其資者無所使也雖智大迷者雖自以為智言此人乃大迷惑也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也

瑕玉玷也譴直草反責也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策以竹為之捷其偃反拒門木也橫曰關堅曰鍵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襲相傳襲也一作掩襲之襲言察用也程俱論曰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常善也唯



常善也故能救人無棄人救物無棄物有為之善其能介乎唯無積也故能為人己愈有與人己愈多作相之冠其能余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群生亦何儒釋差之分哉孔孟欲行道周流于天下國而無所不容轍迹之有乎薰思靖曰輪輾地為轍迹夫與道為一何迹之有謫過也惟和以天倪故無口過道一而已總括万有是謂善計無門無房四達皇皇而天地之大亦不能出乎其外是謂善閑妙本湛然不為法縛不求法脫堂堂容容了無間然不可須臾離也苟濶于刻意尚行執言滯句用心計度以求道而不達方便之門則反為教相所縛不能徹見方法根元矣所謂善結者無為而已夫救人于危難特救其形耳而且未必能縛豈足善哉惟彼方執著有為迷其性于暗蔽之中而我以兼容容之我先覺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如明燈之傳襲無盡而在在我者既以與入已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故曰常善常之為言無時不然也杜道堅按論語曰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與此句意相似孔先一致可以觀焉似不然語謂不善者而改之者

子謂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無不善何以見善乎故曰無棄人不改之棄之也若孔道異不開道眼難以分別矣公以為善行道者求之於自身心上行之不下堂不出乎門戶而成教於國故無轍迹也善言者擇其善言而出之則雖遍滿乎天下了無瑕疵謫過也善以至道計善計者守一而不移所計不多故不用籌策而可知之也善以至道閉五欲七情而守精神氣者不如以門戶之關鍵不可得開也善以至道結乎事者乃結其真心故不如以繩索結之不可得解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也使貴賤各得其所故無棄人也常善救物所以常教民順四時令氣者以救万物之殘傷也故無棄物聖人不賤石而貴玉王者有真王之德石者有石之德故視之如一也聖人善救人救物故是謂襲明太道也故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爲人師也又不善人者聖人資用之而猶教導使爲善得以爲給用也能通融此意者是謂知微妙之要道不知微妙之要道則入巧用煩勞万般也

### 反朴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  
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惑復  
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  
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  
不割

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其尊頭當復守之以  
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  
水之流入深谿也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不離  
已也復當皈志於嬰兒蠢然而無所知也白以喻昭  
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達當復守之以默

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以爲天下法式也人能  
爲天下法式則德常在於已不復差惑也德不差惑  
則長生久壽復皈身於無窮極也榮以喻尊貴辱以  
喻汚濁也人能知己之有榮貴當守之以汚濁如是  
則天下皈之如水流入於深谿也足止也人能爲天  
下谷德乃常止於已也復當皈身於質樸不爲文飾  
也万物之樸散則爲器用也若道散爲神明流爲日  
月分爲五行也聖人外用則爲百官之元長也聖人  
用之則以太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割治身則以太道  
制情欲不害精神也



守、保守也。復、並扶。反、谷、衆水所注天下極言也。式、法也。惑、爽也。足、全也。長、上聲。制、裁斷也。剖、分裂也。孝子作此章，變文叶韻，反覆吟咏，亦與詩體相類。林子曰：雄剛強也，雌柔弱也。白，明顯也。黑，昏昧也。宋尊高也。辱，卑下也。谿谷，衆水所注而天下則極言也。常德，常道也。樸，謂道之純全也。嬰兒，無極樸，乃人固有之道。故皆以復、故言之。李息齋曰：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知以無知為貴，知白以守黑為賢。故為天下式，宋者我加于人，辱者人加于我。我加于人，而人能受，則其益在人人；人加于我，而我能受，則其益在我。故為天下谷。然道之常，豈有所謂雄雌白黑宋辱哉？其曰：知曰守者，非常德也。及散而為德，以德自處，若用其雄，用其白，用其宋，則失常德矣。云者，似不精白者欲其有知者，似為欲其無知者，非也。知其白守其黑，是則知不知也。非欲其無知，故為天下式。若以不知為貴，豈為天下式哉？知雄守雌，知宋守辱，皆意雖同，其間有精粗而已。其謂曰：知曰守者，非常德者，非也。守之則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又曰：守之則為天下式，常德不式，復於無極。守之則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於樸。其所謂宋者，我加于人，辱者人加

于我，是亦非也。宋者我加于我，辱者我加于我也。見宋辱則在人，且不加于人身，可嘆而已。公以為人其身英雄，而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我英雄之強梁，而就雌之柔和，如是寬柔溫和，則天下人民皈之如萬水之流入深谿也。人能謙下如深谿入萬水，則德常在，不離已也。德常皈已，則為安然如嬰兒，無多情愆然，而無所知也。以明白昭昭，知賞復守之以默默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以為天下國家之法式也。人能為天下國家之法式，則德常在於已。諸般不復差惑也。德不差惑，則保長生久壽，而復皈身於無窮之極也。知其尊榮貴高，守其污濁卑下，則天下皈之如流水入於深谷也。故曰：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則德乃常止於已也。止於已，則當皈身於質樸，可不為文飾也。万物之樸散則為器用也。若道散為神氣，明流為日月，又分為五行也。聖人外用則為百官之根元長者，也。故聖人用之，則以太道制伏安御于天下，使下民無傷殘，截割治身，則以太道制禁乎愛情私欲，則不害精神也。此人反質朴之道也。

# 無為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則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其甚去奢去泰

欲為天下主也而為之者欲以有為治民也吾見其不得已者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也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者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為治也為者則敗之者以有為治之則敗其質性也執者失之者強執教之則失其情實生詐偽也故物或行或隨者上所行下必隨之也或响或吹者响温也吹寒也有

所温必有所寒也或強或羸者有所強大必有所羸弱也或載或隳者載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也明人君不可以有為治國與治身也去其甚去奢去泰者甚謂貪淫聲色也奢謂服飾飲食也泰謂宮室臺榭也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為則天下自化也

取如左氏取我田疇而在之史記取高帝約束紛更之之取為治之也司馬温公曰為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陸農師曰去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為天下先也三者聖人所以取天下也呂吉甫曰聖人抱樸以治天下故大制不割則其取天下常以無事而已取之也者得天下之心使之不去者也則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非所以取天下也非所以取而取之吾是以見其不得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天下之為器神器也唯神道可以御神器神無思也無為也而為之則御之非其道矣為者所



以求成而適足以敗之，執者所以求得而適足以失之也。希逸曰：其意蓋言凡天下之事不可以有心求也。為者則必敗，執者必失，是皆有心之累也。故有道者之於物行者聽其自行，隨者聽其自隨，嚮者聽其自嚮，吹者聽其自吹，強者聽其自強，贏者聽其自贏，成者聽其自成，墮者聽其自墮，是皆自然而然而已。雖似非也，老子之道以有心不為累也。甚奢泰之三者是自然而易行者也。然去甚去奢去泰是以有心去之也。若任其自然而如自山上轉石，不制所止，任可成則豈是道耶？難哉！希逸說老子矣。薛致玄曰：漢書黃霸傳：凡治道去其泰甚奢耳。其言本此而實意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小而無害不必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為，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孝子之本意也矣。公以為將欲為天下主也，欲以有為治諸民，吾見其不得天道人之心已明矣。夫天道惡乎煩濁，又人心惡乎多欲也。天下神之器也，人乃天下神物也，神物亦好安靜者也。故不可以有為之詐謀，平治之也。若有以有為之詐謀為之，則了亦敗其質性之樸實也。勉強而執之，強亦教之則失其誠情而生詐偽也。上人君所行者，下民必隨之也。夫人有

儉武第三十

所溫必亦有所寒也，或有所強大亦必有所羸弱也，亦有所安必亦有所危，非隨其時候乘其化運而不可以勉強有為治國亦不可治身也。是以聖人避滯聲美，甚却衣服飾飲食厚，且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位遊無為境，則天下自然化育也。以無為治天下者，孝子之道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於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矣。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順天任德，敵人自服也。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人。



也荆棘生焉者農事廢田不修也必有凶年者天應之  
以惡氣卽害五穀五穀盡則傷人也善者果而已者  
行善者當果敢而已不休也不敢以取強焉者不以  
果敢取強大之名也果而勿矜者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也  
矜大也果而勿伐者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也  
果而勿驕者驕欺也果敢勿以驕欺也果而不得已  
者當果敢至誠不當迫不得已也果而勿強者果敢  
勿以強兵堅甲侵凌人也物壯則老者草木壯極則  
枯落人壯極則衰老也言強者不可以久也是謂不  
道者枯老者坐不行道也不道早已者不行道者早

死也

易曰師衆也善卽有道者也伐者大也驕恣肆也已  
止也早已言不久也蕪子由曰聖人用兵皆出于不  
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  
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  
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得免者也兵之所  
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  
兵皆然而况以兵強天下者邪果決也德所不能綏  
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決之耳勿矜勿伐勿驕  
不得已四者所以爲勿強也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  
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  
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能無老乎無死乎宏甫  
曰天道好還而以兵強位人主者不知道者也夫知  
其不可以取強而遂已非果斷不能也而惟善者能  
果故歷言當果數事其肯深矣物壯則老此天道也  
惟知強壯之可恃不知老敗之將至是謂不道不道  
之事不可以不早已夫公以爲以道自輔佐人主不  
以兵革堅利而順天時任道德敵之則人自服之也  
其兵事者好還報事出于我則自責不怨於人也師



之所處戰場漫生乎荆棘而不務農事廢田畝不修  
造也夫軍之後必有凶年者天應之以惡氣不正候即  
害損五穀五穀盡則傷殺乎人也行善者其事果敢  
決斷已自勤不休也敢不取強大之功名也還當果  
敢謙讓遜卑勿自矜大也又果當推損讓勿自伐取  
其美譽也又果敢勿以驕欺又當果敢至誠不當害  
迫不得已也又果敢勿以強兵堅甲利刃侵凌乎人  
物壯則老草木盛則枯槁零落人少壯極則衰  
老也是言強者不可以久也其槁枯衰老者坐不行  
道也是謂不道不道早已不行其道德者早逝也儉  
武勇保天性之意也

### 偃武第三十一

夫飭兵者不祥之器物有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  
則貴充用兵則貴右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  
得已而用之恬憺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飭作佳

碩康節曰此章喻物尤為懇切是聖賢之盛德湯武之用心取天下第一哉

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上左凶  
事上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執則以喪禮  
處之殺入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不當修  
飾也兵動則有所害故万物無有不惡之也有道之  
人不處其國也君子居則貴左者貴柔弱也用兵則  
貴右者貴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  
也故兵者不祥之器者兵草者不善人之器也非君  
子之所貴重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者謂遭逢亂禍  
欲加万民乃用之以自守也恬憺為上者不貪土地



利人財寶也勝而不美者雖得勝不以為利美也而  
美之者是樂殺人也者美得勝者是為喜樂殺人也  
樂殺人者此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為人主必專制人  
命妄行刑誅也吉事上尤者尤生位也凶事上尤者  
陰道殺入也偏將軍卑而居尤者其不專殺也上將  
軍尊而居右者以其主殺也言以喪禮處之者上將  
軍居右喪禮右死人貴陰也殺入眾以悲哀泣之者  
傷已德薄不能以道化入而害無辜之民也戰勝以  
喪禮處之者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之位素服而哭  
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詳心不樂之比

於喪也

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惡去聲處上聲下並同  
尤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死怙愴安靜也美即佳也樂  
去聲李息齊曰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故  
不樂殺人然後可以言兵孫吳之論兵審虛實辨奇  
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必知之也左  
氏曰怙愴為上勝而不美夫以怙愴言兵誠若不類  
然不知怙愴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  
之基也梁襄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曰孰  
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使果不嗜殺人則定天  
下有不雅者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興嗜殺人者  
必亡嗜殺人而暫成者有已未有嗜殺人而多歷年  
首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也有道者  
不處也王略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  
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澆燭火臨下測而  
擠欲隨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怙愴而不進者重蕩人  
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也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  
是不道也公以為夫兵不祥之器驚動乎精神濁亂  
和氣不善人所為也不當修饒也兵動則有人所殺



善故天地間万物無有不惡之故有道之君子不處其國界也君子之居所貴柔弱之左用兵則貴剛強之右此兵之道與君子之道相反所貴者異也兵者道者不祥不善人之器物也非君子之重器用兵者遭表亡逢過亂而禍欲加乎万民不得已而用之以自守之也征之而不貪土地之利養人民之財寶也征之雖得勝不以爲利養美名也若美之者是爲喜樂乎殺人也人君若樂殺人者此不可使得志於天下其故何也主必專制民命妄意行刑法誅伐也走天下之吉事用生位之尤凶事者用殺位之右偏將軍之早而居死生地者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之尊而居右殺地者以其主專殺也言君止威勢則以喪禮處之死人貴陰也殺人衆多人以悲哀涕泣傷已德不能以至道教化人民而還害無辜之民俗也上古者戰勝之將軍居喪主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盛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之惡人尚心不樂之而比於喪也優武勇而保德性之章也

聖德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天亦將知之知之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道能陰能陽能弛能張能存能亡故無常名也道樸雖小微如無形天下不敢有臣使道者也侯王若能守道無爲万物將自賓服從於德化也侯主動作能與天地相應合天則下甘露善瑞也天降善瑞則万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調若一也始道也有名万物也道無名能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有形也既盡也有



名之物盡有情欲，故道離德，故身毀辱也。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自知之也。天知之，則神靈祐助，不復危殆也。譬言道之在天下，與人相應和，如川谷之與江海，流相通也。

蘓子由曰：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為物，命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學，坳池糠足，以博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万物不實矣。沖氣外降，相合為一，而降其靈昭然，被于万物，無不均遍。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實万物也。聖人取樸為器，因器制名，告其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故蓋亦知復于性，是以乘方變而不殆也。不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万物之宗也，万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飯其所鍾，皆道也。政、万物實其，所宗也，實、賓服也。漢書：河、武子傳：天下和平，四海賓服也。公以為道常能陰陽弛張存亡，故無常名也。

道之樸，雖至小，微妙無形，天下無敢臣使之者。王侯之守此樸道，則無為而万物皆將自賓服，從於王侯之德化也。其動作與天地相應，合天則雨，不反壤，其露之善，瑞下也。如然，則万物莫有教令之者，皆悉均調若一也。為万物則有名也，故無名能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於有形也。為有名者，有六情五欲，而叛道離德，身身受毀辱也。法道行德，天亦將知之也。知之，則神靈祐助，其身不使至危殆。譬言之人，與天如川谷之與江海，相流通也。是聖曰：知天曰入道，其曰：知身曰德，之至而已，仍以題篇。

辨德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妄者，壽；能知人好惡是智也；人能自知賢不肖是為友；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為明也；能勝人者，不過以力也；人能

陸師魯曰：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則明塞之識歸于君，閉塞之識歸于君，則忠良之士棄于野。



自勝已情欲則天下無有能與已爭者故為強也人能知足則長保福祿故為富也人能強力行善則為有意於道道亦有意於人也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受天之精氣則可以長久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語則無怨惡於天下故長壽也

不夫其所即易之止其所也羅什曰在生而不生日久在死而不死曰壽或曰保天曰久盡性曰壽也蘇子曰分別為智蔽盡為明分別之心未嘗除李惠曰知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在外為力在內為強智與力為安明與強為真入道之門皆由于此人所以不能入道者以自見不明而為物所勝也農師註列子之不止莊子之不死佛氏之不滅與死而不亡同意是以聖人之生也與死同謂之補聖人之死也與生同謂之壽言其生死之未嘗異也夫唯生死同狀而万物一府故夫身如蝸甲蛇蛻寓之而已曰夫至人

不焚于火不溺于水虎不能搏兕不能觸乘虛不墜觸石不礙而未嘗有死則又曰死而不亡何也蓋聖人之于時隨之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不強避時之所當止聖人不強為視其天而巳故有能之而能不為之是以有生而不死有死而不亡者也按列子性理也乾元天理性理同一根而各各異條理也希逸曰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而不亡者壽亦此意也是不詳也老子所謂死而不妄者心如死灰而如四勿不妄行之義也老子是說得實事也還曰虛誕學者可思也公以為人知好惡者智也自身知賢不肖云及天聽見無聲形故明也能勝人者過之不<sub>以</sub>力自勝情欲則天下之人無有能與我爭者故為強也人能知足則隨分限長保福祿故為富人也強欲行道者有志于道道亦有意于人人能自身節于事養不失其生來所受天之精氣則可以長久也眼耳口不妄行無怨惡人惡人於天下有之故天氣正人氣全而可保長壽也辨此德故也

### 任成第三十四



大道汎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此言大道汎汎若浮若沉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說之難殊也道可左可右無所不宜也恃待也萬物皆待道而生也道不辭謝而逆止之也道不名有其功也道雖愛養萬物不如人主有所收取也道匿德藏名怕然無為似若微小也萬物皆皈道受氣道非如人主有所禁止也萬物橫來橫去使各自在故可名於

大也聖人法道匿德藏名不為滿大也以身師導不言而化万事修治故成其大也

汎無繫着也林子曰大道汎汎而包羅於天地之外充塞於天地之內所謂除高除堅在前在後而取之左右逢其源矣故曰其可左右萬物賴道以生而道則不辭其勞萬物賴道以成而道則不有其功萬物賴道以愛養之而道則未嘗為之主夫道至大也而不為天如此而聖人則與道相為一焉者也故亦終不為大此乃聖人之所以為大也又曰無名樸品不可以小名之其曰小者微乎其微而強名之曰小也已又曰大者何也蓋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道也而道何其大也余於是而知中庸語道之大也則曰天下莫能載語道之小也則曰天下莫能破此亦道德之旨也按中庸所謂大小者理一而殊也老子所謂樸小者以一箇對天下待對之文也以道之體說則曰大道也筆乘曰可名于小爾言不可名小可名於大爾言不可名大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所以成其大公以為夫道汎汎若浮若



安平之大為  
太

林希逸曰大  
象若無象之  
象也天下往  
者執此而往  
行之天下也  
既盡也

沉若有若無不見一定故說得難殊左右逢源無  
所不宜也万物皆待道而生道尚不辭謝而逆止之  
使生其功成而不有其名而雖愛養万物不知主人  
愛養土民有所收取也此道常無欲而匿德藏名怕  
然無為似若微小然万物皆歸雖受其氣亦不知人  
主之有所禁制停止乎土民也雖若微小万物皆橫  
來去使其各自在則亦可名於大也聖人以此道故  
匿德藏名不為充滿廣大聖人以身師道象度不言  
而化之万事修之治之終雖不為大亦自成其大也所以此任於成也

### 仁德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樂與餌過客止道之  
出口淡兮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  
既

執字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万民移心皈往

之治身天降神明往來於已也万民皈往而不傷害  
則國家安寧而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身体安而太  
壽也餌美也過客一也能樂美於道則一留止也一  
者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也道出入於口淡淡非  
如五味有酸鹹其苦辛也足得也道無形非若五色  
有青黃白黑赤可得見之也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  
徵羽可得聽聞也用道治國則富民昌治身則壽命  
延長無有既盡時也

希聲注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  
天下万物皆皈往之矣李息齋曰道降而有象象生  
則物往從之愚者往而不返智者往而不害往而不  
返者失道而從物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



俱往不離道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與道為  
 一心不知道道不知心若知道而行則有不平不安有不平  
 有不泰矣聖人之于形器如過客之寓于旅亭暫住  
 而去未嘗有顧惜之心苟為欲樂所餌過客止于所  
 留而不去未有不為患者故聖人執大象而往雖  
 從於物其心常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  
 無聲之聲用無用之用即于形器之間全收道用此  
 其所以安平泰也公以為聖人守大道則莫天下万  
 民皆移心不敏往之又治身則自天降神明往來於  
 己身也聖人所之無害而國家安寧而太平也能樂  
 美於道則留止于其道一去盈處虛則妄意過去如  
 過客也道出入于口淡無味視之無色聽之無音也  
 以無味無聲之道用之則國富民昌治身則壽  
 命延長無有既盡時也是仁之德也

微明第三十六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  
 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

不可脫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濫也先強大之者欲使遇禍  
 患也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危也先與之者欲極其貪  
 心也此四事其道微其效明也柔弱者久長剛強者  
 先亡也魚脫入於淵為去剛得柔不可復制也利器  
 者謂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治身  
 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

歛音吸歛也聚也張開大也深淵原作淵也呂吉甫  
 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  
 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天之道物之理人  
 之事其勢未嘗不如此者也於張知歛於強知弱於  
 興知廢於與知奪非知幾者孰能與于此哉故曰是  
 謂微明然則能歛之張之弱之強之廢之興之奪之



與之者無形而柔弱者也為其所歛所張所弱所廢  
所興所奪所與者有形而剛強者也則柔弱之勝剛  
強也明矣人之不可以離柔弱猶魚之不可以脫于  
淵魚脫于淵則獲人離于柔弱則死之徒而已矣天  
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于無間則器之利  
者也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回運動者  
常不于無形之際安可使知其所以自來哉故曰國之  
利器不可以示人公以為人欲喻之必固先開張之  
欲令極其奪滯也將欲弱者必固先強大之欲令遇  
禍患也欲廢之者必固先興之欲令遇其驕危也欲  
奪之者必固先與之欲令極貪欲心也此四件其道  
微妙其效明顯也柔弱若久長則勝剛強之者先亡  
也人得柔者魚脫如入於淵人後不可制也利國家  
權者之執事不可示人也又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  
其人也行此道者微妙難見  
得效明顯也此微明之篇也

### 為政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

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  
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以無為為常侯王若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已  
也吾身也無名之樸道也萬物已化效已而有復欲  
作巧偽者侯王當身鎮撫之以道德也無名之樸亦  
將不欲不欲以靜者言侯王鎮撫之以道德民亦將  
不欲改當以清靜導化之也能如是者天下將自正  
定也

老子所謂道常言道之大常也鎮者歷定之使不動  
搖也李息齊曰道自無而入有始于喜怒哀樂之萌  
而極禮樂刑政之備極而不變化化而無極則愈失  
道矣故聖人于其將流則復以禮鎮之既鎮以樸樸



亦無名雖用無名之樸亦將若不欲苟有用樸之心  
則樸非其樸矣不欲以靜民將自正也林子曰真常  
之道本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何  
為之有惟其無為也故能無所不為下文遂言聖人  
無為而無不為之道也公以為人行道者無為而天  
下無不為侯王若能守此道天下万物將自來化復  
是效於已也万物化亦欲作巧偽者矣王鎮撫之  
道德無名樸道德無名樸不欲故民亦將不欲以此  
道德清靜導化万物則天下將莫不安定  
也此政不欲所致也故以為政各篇也

老子道經上之末終

西



